

社會科學名著叢刊

史的唯物論概說

1930

BORCHARDT 著
王馥泉 訳

神州國光社版

Y.N.

史 的 唯 物 論 概 說

汪 馥 泉 譯

上 海

神州國光社出版

1930

目次

1	次	目
第一章	什麼是歷史？——有產者的（精神的）史觀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章	物質的慾望與「經濟狀態」——這及於歷史的事件的外表上的影響——對於這見解的否認……………	二三
第三章	我們在歷史上可「說明」什麼？——就原因和結果……………	四一
第四章	社會的變革底概念……………	五九
第五章	史的唯物論如何地說明社會的變革……………	七五
第六章	經濟和思想底關係……………	九一

第七章

結論——馬克思自己底關於史的唯物論的敘述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
譯後附記……………

一一一

第一章 什麼是歷史？——有產者的（精神

的）史觀

大概凡是有思慮的勞動者，已經常常聽到『史的唯物論』（“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”）這句話；而且不論誰，關於這句話，都應想過什麼的。但他們想過點什麼？——史的唯物論這句話，因為由同是兩個外來語成立的，所以要理解這句話，在一般是困難的事。但表示這相同的概念，還有別的一句話，便是『唯物史觀』（“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”）。說到唯物史觀，這里，因為至少含有一個德語，只此便容

易理解。我們明白：所謂史的唯物論，是一種的史觀；只要說明『唯物』這話，便可以了。這，不消說，是由於諸位所知道的叫做『物質』（Materie）的，和『材料』（Stoff）同意義的話產生的。但一種的史觀，和物質有怎樣的關係？這和材料，保持着怎樣的關係？

爲要知道這個，我們來更進一步，一思考『史觀』這話。所謂史觀，是怎樣的東西？——當然，是關於歷史的一種的見解。這所謂見解，是怎樣的東西，這是大家知道的；——所謂歷史是怎樣的東西，這大家知道嗎？——無論誰，當然的，在事實上，大家在學校中學過了這個的！當然，這是如何地多的，有時實是清新有味的授業鐘點，是由歷史充塞了的。

我們試一同想，在這些歷史的鐘點中，學了些什麼。當幼小的小孩

時代，開始知道歷史這東西的時候，這是關於那喚起特殊愛好的感情的戰爭和閨聲的故事，是關於神、半神及人底大事件的東西。後來，故事底領域被捨棄了，這才開始了真的歷史；又是一個長長的時期，只是戰爭、出師、戰鬥及武功這些事情。這其間，有了所謂『政治史』，一年經一年，漸漸占了重要的位置。但直到如今的歷史底授業，是由勇士、將帥、將軍、諸侯、國王等底大功績底故事成立的；所以大家在政治史上，也知道了偉大的政治家、宰相、大臣及外交官等底功績。總之，歷史底全授業，是對於幼稚的感情，注入那對於有如此的大功績的歷史上的人物的嘆賞。偉人底歎賞，正是這歷史授業底目的、底目標。

無產者底小孩們，學習這以上的事，幾乎沒有。即幸而再能受業，——能學習所謂『文化史』的，他們實在也只是知道：怎麼怎麼的藝術

家，製作怎樣的彫像、建築、繪畫、戲曲及樂器；怎麼怎麼的學者，寫了怎樣的著作，成就了怎樣的研究。

所以，歷史底全授業，徹頭徹尾，不問男女，被限制於偉人底人格上。而且在這一點上，明明白白地反映着支配的有產者的史觀。就是這，第一，這見解，以什麼看作歷史底內容；第二，依據他們底思想，由於什麼惹起，並決定歷史底進行，從這二點上，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。依據這史觀，歷史底內容，由於人類生活上所惹起的種種的事件而成立。

例如十九世紀德意志歷史底內容，是下面那麼的。先在和法蘭西的戰爭中，普魯士崩壞；其次，在普魯士國家底內部，發生了改革，成了拿破崙戰爭；此後數十年間，在諸侯間底鬥爭外，起來了自由主義的運動，成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，成了普魯士反動時代；後來，發生了六十年戰爭，一

八七〇年底普法戰爭；終於，經歷我們所知道的種種的政治上的事件，看到了民法法典底編纂。

簡括地講，它底內容，是通過的種種的事件底系列。不只戰爭上的事件，例如德意志帝國底憲法編纂，和平上的事件也是如此；或者——如其我們以世界史全體底更廣大的範圍來看，——如蘇彝士運河底建設，又這以前的數百年間的亞美利加底發見、印刷術底發明等，也是如此。一切這些東西，都是歷史上的事件。一切這些東西，都屬於歷史；它底全體，造成『世界史』。因此，想學歷史的人，不可不知道這些事件。

事實上，如上所述，從通常的歷史底授業，我們能在那里看到在怎樣的原因上，歸結歷史底進行。一切這些事件，是人類所行的行為，又不外於常常是各個的人所行的行為。在藝術家、學者及政治家底工作上，

這最爲明顯。當然在戰爭和戰鬥，是多數的人參與的；但主要的事項，事實上，——至少，大家都這麼地對我們說。——是由將帥幹的。所以他們，是作爲它底行爲者而通過的。我們如其把歷史底進行，解釋爲各個的人所行的種種的行爲底一系列；那末，對於歷史爲什麼這麼地進行而不取別種形式的底原因，當然無可爭論了。這基於指導者底個人的性質。有時在他們底意志中，——他們，因爲是期望這種的行爲的，所以去籌劃、去實行這種的行爲。——有時在他們一般的天稟中，在那熟練或不熟練中。熟練的人，成功了，不熟練的人，是失敗了。

這是事實上，現今盛行着，而且現在我們都由這在被教育着的，關於歷史的見解。有名的歷史家托拉伊契克（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 1834-1896），把這見解，簡約在『人類創造歷史』（Manner m-

hen die Geschichte) 這短短的適切的句子中。當然，在這場合，對於『人類』(Manner) 這字是不能照文字那麼解釋的；因為女子，如奧大利女帝台萊薩(Maria Theresia 1516-1582) 和俄國底加薩林(Catherine 1729-1796)等，也有力地參與這個的。

這見解，是把歷史底進行，歸於指導的人物的『偉人』底觀念的；所以大家把這見解叫作精神的史觀(Ideolog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)。

不論誰，如其仔細地考慮這見解，這不只一點，在許多點上，定然會看到不滿意的地方。第一，這對於歷史底進行所給與的底說明，事實上，並沒怎麼的說明。這裡，試舉一實例。一切的歷史家，都認普魯士皇帝弗利德立希第二(Frederick II 1712-1788)是一個重要的人物。

在他底信奉者之間，以爲弗利德立希·威廉第三(Frederich William III)，

是毫無用場的。這麼的兩個皇帝底個人的性質，——至少，是大部分，

——應是對於當時的普魯士歷史底進行的原因。弗利德立希第二，因為

是有爲的人物，所以他對於戰爭對於和平，都成功了；弗利德立希·威廉

第三，因為不是有爲的，所以他大多的計劃，都失敗了。但我們，何從

而知甲底有爲、乙底非有爲呢？我們由於什麼，對於這麼的事情來下結

論呢？再由於他底成功或不成功呀！弗利德立希第二，因為是成功了

的，所以我們把他叫作有爲的人物；他底後繼者，正相反。於是歸結

點，是我們常常用別的事情來『說明』這事情；或者，這實不是怎麼的說

明，是大家在學問上叫作一個『同語反復』(Tautologie)的東西。這是

同一的事情，用不同的話來講兩次的意思想。這恰如我們說：地球，因為

是圓的，所以是一個球。這麼的事，是沒意義的事罷。因為說圓，這

不是地球底球形底原因，實是和這同意義的東西。我們說地球是圓的，說這是一個球，這歸結，是相同的事，決不能這句話成爲別句話底說明。

——弗利德立希第二是一個有爲的人物的文句，和弗利德立希第二是成功了的文句底關係，也是一樣的。如其弗利德立希第二因爲什麼的理由而失敗了，如其普魯士國家在他底時代滅亡了，那末歷史家，定然將向我們證明這個相同的人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罷。

當然在這場合，須把有爲、非有爲的話，常在相對的的意義上（就是，他比他底對手，較有爲——或較非有爲。）來解釋。把精神的歷史底說明當作極其沒趣的東西，正在於這一點。因爲依據這史觀，歷史底進行，真是永遠基于偶然的事件的。就是，偶然這個人，只是對付那比他更沒才能的對手，所以他成就了自己底目的；如其不是這麼的時候，

情形稍稍不同，國民底運命也將成為別的樣子了。這史觀中永遠存在着謬誤，實是我們先要由成功及不成功，才能對當事者底才能底大小，來下結論。凡是想得到一個這史觀底能使滿足處底如何缺少的例子的人，最好閱讀席勒（Schiller 1759-1805）底荷蘭聯邦沒落史。是一個偉大的詩人、有光輝的文學家，只是由於必要而成為歷史家的席勒，徹底地證明了在當事者底這性質上和這才能上，事件，和這在事實上已經發生了的別的樣式，決不能發生。但我們，在這著作底不論哪一頁上，都不能防止下面那麼的印象底發生。就是，如其發生了和這不同的結果，那末，席勒便將從這事件底經過，把當事者底相反的性質作結論的罷；而且從那正相反的性質上，一樣地，來決定的地證明相反的事件罷。

又第二，關於完成了的事業的報告底錯誤，很不少；而且這事業，常

常被歸諸於和真的創造者全然不同的別的人。這里有太多的事例，足於說明這麼的事情。從克萊休瑪爾將軍底戰記中，知道在去德法戰爭約四十年後，大家都歸諸於普魯士底一皇子的事業，實並不是由他成就的，是由他底部下底將軍成就的。我們在這里，並不想穿鑿這主張底正確與否的疑問。但至少，這主張是正確的的可能性，是有的。大家在四十年的長期間，不但以歌讚賞這皇子，而且從他底個人的勇敢、實力及慎重等，斷定他底成功。現在既已明白這皇子絕不是他底事業底完成者；那末用上述的方法，如何能說明這事件！——這麼的事件，極其重要；因為不管這皇子底事是如何的，把一種行動底結果，從外表上來看歸諸於最高的指揮者這件事，事實上已成了通常的習慣；歷史家，當他偶然不知道真的事實關係時，不得不對那由這結果而發生的應有的一切性質，毫不躊躇

地，捏出上面那麼的人物。和這相反的例是：任奧大利北軍底司令長官，蒙一八六年底敗績的奧大利底步兵大將倍奈狄克底事情。他也在四十五年的長期間，被看作這敗績底責任者，大家都說這敗績是因為他底無能。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的德意志時論，發表一篇論文，是依據到那時為止所不知道的材料，全然不同地說明這事情的。這論文，說倍奈狄克底部下底將軍，受了和倍奈狄克有嫌隙的維也納貴族黨底直接的囑托，不絕地擾亂司令長官底命令。我們就是在這場合，那這樣的說明是正確的疑問，也想任憑它。但果是誰真正成就了這事業的事，是如此不正確而可疑，那末依據「偉人」底性質來說明歷史，這有什麼的價值呀？順便講一句：關於這一點，席勒還給與了可注意的例子。在關於斯巴達底利珂爾古斯（Lykourgos 800 B. C.）底立法的一論文中，他極口贊賞利

柯爾古斯底賢哲。『不論怎樣的立法者，沒有像利柯爾古斯給與了自國民那麼，將統一、國民的利益、共同精神，給與各自底國家的。』——但現在，依據十九世紀底完成了的歷史的研究，已決定的地證明了：利柯爾古斯，是全然不曾存在過的，是傳說上的一個人物；成爲他底功績的立法，至少大部分，是在遙遠的後世，爲了由于指示『古昔的平治的時代』，來支持自派底努力的黨派上的目的，而看到的一種產物。當然，席勒關於這事，絲毫也不能知道。他做倣當時的歷史學的狀態，把只是一種古傳說的東西當作真的史料，并由這來下創造者底聰明的結論。這事例，正是說明精神的的歷史底說明中所有的全般的謬誤；因爲關於和我們已看到的同樣的人物的不正確，是很普遍的。

但一切這些事情，還不是最壞的思想。比這更厲害的，是這精神的